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一九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冊
府
元
龜(二八)

宋
王欽若
楊億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徐秉文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咎徵

洪範咎徵叙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邦國亦將徵於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視聽有數於彛倫偽承淫惑卒陷乎非道者曷嘗不妖興於未兆怪見於所居蓋天意之弗蠲俾神物之申儆故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常理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觀機若瞋不能知變以至於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讖亡天象示化車服牆屋無故而隳落衣服器皿忽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良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漢爰盎景帝時為太常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為漢嗣盎進說其後語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闕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王命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備之益心

不樂家多怪廼之培生所問占音緒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帝時入朝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

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足當處下所以

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墻地為宮音人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欽定四庫全書

荆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二

陵北門

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也昔黃帝之子繫既上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車軸折車廢

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

簿皆音薄戶切訊問也音

信王恐自殺

燕刺王旦昭帝時謀反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

中

屬猶注也音之欲切

飲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

廁養豕圉也圉

音胡

因切烏鵲關死鼠舞殿端門中

端門正門也

殿上戶自閉不

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墜

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

鴈門葭音家台音怡

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

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

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益王舍人父燕倉

知其謀告之繇是發覺伏誅

昌邑王賀昭帝時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

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

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

欽定四庫全書

荆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三

卒失國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博陸侯為大司馬光兄

孫雲為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光夫人顯毒殺

許后帝始聞之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男子張

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衛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

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知

見捕

亟下捕之

亟疾下捕之亟音居力切

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

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

鴉燕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爾非止天子

中宮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

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

謹來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

棄市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

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

殺家徒合浦

翟義字文仲為東都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義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四

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言義未發
兵之前

夜聞哭聲

聽之不知所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

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比必
寐切

狗走出門求不

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儉

儉音
土慙

切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

棄去宣家者

言歸其本族
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義

舉兵敗其家遂族

王匡仕王莽為太師時盜賊起遣匡與更始將軍廉丹

東

東謂東
出也

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上長老嘆曰是為泣

軍果為光武所敗

後漢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

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
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彭寵光武建武初為漁陽太守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

變

一說夢羸祖冠幘踰城咒徒推之又寵堂
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

卜筮及望

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

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五

密等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中討公孫述至武陽所營地

名彭亡彭聞而惡之欲徙會稽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

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

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魏李勝為河南尹歲餘廳事前屠蘊凍

小草
屋也

令人更治

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搗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
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
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
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

張錡鉅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錡門陰
錡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六

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時
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于梁
水城中震摺無幾何淵攻南圍突出宣王縱兵擊敗之
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
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
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尋誅滅

蜀諸葛亮為丞相大將軍屯於五丈原有長星墜亮之

壘是年亮卒

吳諸葛恪為荊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峻因民
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
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
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
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
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升車初恪將
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縗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七

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
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與有白虹
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俄為峻所殺恪已被
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是婢曰不也有頃愈
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
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
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為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在食案

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誅

晉衛瓘為太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為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臺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族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賈謐本姓韓其母牛賈后妹也謐冒姓賈氏惠帝元康中雒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謐誅而韓族殲焉又謐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牀帳謐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謐及母賈牛皆伏誅官至散騎常侍侍講東宮

宋達為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楊州刺史

曹武所殺

周玘為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玘亡後家誅

裴楷為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燕菁子其年卒

楊駿為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記疾詐死及駿被誅其言果驗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九

王浚為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府門翟雉入廳事俄為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既為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臧初立為太孫桑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為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趙王倫偕即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爾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云著布袍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

下粹齊王冏輔政時粹為侍中中書令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

成都王穎起兵誅長沙王乂既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穎既縊死棄棺於故井中

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穎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長沙王乂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穎聽孟玖之譖將殺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

禍及

皇太子覃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歟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

祖逖為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度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厯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一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張茂元帝大興中為吳郡太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茂為吳興兵所殺

王敦為荊州牧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于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甘卓為閬州牧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襄陽意氣騷

擾舉動失常自炤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為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為司徒廐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身免

周筵為冠軍將軍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大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為王敦所害覆族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三

王機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太守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還飛上天機尋誅死

謝安為太傅太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異之尋薨

王國寶為尚書左僕射先是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國寶與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庾亮

史失其官

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搯大鈴為唱使左右

齊和又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兼太尉留府事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浪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蔽去輒復出又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三

擣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王矩為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莊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君召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庾翼為豫州刺史入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卒殷仲文為東陽太守謀反因炤鏡不見其面數日而伏誅

朱猗為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噉害唯餘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未及出有狗來便

其席萬眾雕候疑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遂狗

改席而已玄既僭亂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

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

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宮逆風迅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十四

激旗旌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

綾帳鏤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

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

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宮中嘗覺不安若為神鬼所擾

自篡盜至敗凡八旬

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

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

並被誅

前涼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楊樹生松天成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天錫降氏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忽

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楊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

廩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

薨於京邑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十五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後與元

凶劭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投一隻芒屨

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

並欲壞頃之而敗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吏以

子勛所乘車除脚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

鴉集其幃又有禿鶩集城上又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

子綏拜司徒日雷晦冥震其黃閣柱鵠尾墜地又有鵠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間坐有赤光焰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五

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得止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誕尋為建康陳文紹等告其反狀伏誅

徐羨之為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

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鵠集太極東鵠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為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床忽有數升血尋為元凶所害

蕭思話為青州刺史嘗所用銅斛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檀道濟為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鵠鳥集船悲鳴會太祖疾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召入道濟收付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

十五

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黎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丞伯秘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

黃回南兖州刺史太祖將誅回回被召上車受宴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回不肯止及至見誅

劉斌為吳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鵠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鵠尾復落頃之斌誅

劉道為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道豫見殺道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

兩三人持堊制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十一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咎徵第二

南齊安陸王子敬為楊州刺史先是有聲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其後子敬於鎮被害

始安王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織出城外遙光尋以叛誅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一

成買為角城戍主與魏軍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黃文濟為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焰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王晏為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未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內搖動寂寂有聲晏子德

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既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被誅

崔慧景為平西將軍假節侍中奉江夏王寶元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慧景敗

梁王茂為荊州刺史茂初以元勳高祖賜鐘磬之樂及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

王瑩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以悖逆誅死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二

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栢殿柱繞飾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敦祇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侯景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篡奪乃矯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庭上赤足丹嘴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三

中景既篡位所居殿嘗有鵠鷗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日瘤隱陷肉中又景與領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

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鸛鵲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業

陳周文育為鎮南將軍討余孝勵為豫章太守熊曇朗所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木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侯安都為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四

艚內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軍至郢州與琳合戰安都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為湘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禎以早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禎孫中山王熙後為湘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疋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

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祥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拜命之夜暴風震雷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也祥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後為人告謀反免為庶人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劫出祥密抄名字潛托侍婢通於祥祥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祥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祥哭數聲而暴死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五

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得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爾朱世隆為尚書令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欬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

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時世隆封雒平郡王故呼為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力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闌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儼從軍皆着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鑰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言奴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床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床而坐兼畫地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床

畫地蹴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高肇為司徒及大舉伐蜀以肇為將軍都督諸軍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恠異肇出惡言焉及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其後果被誅

北齊琅邪王儼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平曰若動此浮圖

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迴旋失之數旬而敗

竇泰為中尉從神武西討為周太祖所襲自殺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王琳自梁來奔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于門外之地

雲霧起晝晦後為陳將吳明徹所殺

權會為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斛律光為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斑所構光將誅其家三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三角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其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八

隋燕榮為幽州總管坐毒虐賊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債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齊王暕大業中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壞廳事楸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及從韋江都因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囊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尋為宇文化及所害

堯君素大業中為河東通守唐公義師攻之歲餘不克

時白蛇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唐劉文静高祖武德初為戶部尚書其家中妖怪數見文静弟文起憂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披髮銜刀為厭勝之法其愛妾失寵以狀告其兄上變誅死

齊王祐太宗貞觀中為齊州都督以謀逆詔還京師賜死祐未反前數月於齋中晝坐忽見一人云災厄甚逼可脩福以禳之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佛齋餘無悛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一

九

祐又好養鴨忽有野狸入籠中齕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曹懷舜高宗永隆中為定襄道副總管初軍至碧綠泊軍始為營營內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折懷舜寢帳眾皆惡之俄為突厥所敗

越王貞為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據博州舉兵貞應之貞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鑑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